

Crazy Race

疯狂的赛车



2009贺岁喜剧小说

宁浩作品

加强版“疯狂的石头”

让你在这个冬天温暖一笑

Crazy Race 疯狂的赛车

宁浩电影工作室 著

西西 改编

 万卷出版公司

© 宁浩电影工作室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疯狂的赛车/宁浩电影工作室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
2009.1

ISBN 978-7-80759-648-6

I. 疯… II. 宁… III. 电影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I23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2682号

出版发行: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60千字

印张: 7

出版时间: 200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赵鹤鹏

特约编辑: 袁舒舒

装帧设计: 居居

ISBN 978-7-80759-648-6

定 价: 20.00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442

邮购热线: 024-23284454

传 真: 024-23284448

E-mail: vpc@mail.lnpgc.com.cn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快餐椅把整个广场中心都给占据了，像是一只只大花猫在晒太阳，椅子旁边搭着遮阳花伞，大部分的座位都是空的，偶尔有几个人坐在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打发时光。

不过，当商红从广场这边走过来的时候，空气里这股悠闲的氛围立刻被打破了。她婀娜的身材以及入时的穿着立马就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她的头发故意弄得很乱，是那种很好看的乱法。就连她的影子都能让人的眼神扎进去就扯不出来。两个坐在快餐椅上的男孩就是先被这影子给吸引住了。等他们抬起头，商红正打算在他们身边坐下，屁股还没着地，她便先发制人说：“对于一个人突然坐在你旁边和你说话，你们有什么看法？”

商红弓身坐下的时候，两个年轻人看到了她衣服里面诱人的风景，其中一个吞了吞口水，另外一个叼着饮料管，努力平复一下自己的心情。

“意外。”其中一个年轻人生怕自己露傻。

商红把裙子从大腿上拉下去，挪挪屁股坐好，“想到过吗？这是什么现象？”



“你说。”另一个说。

“因为未知，因为畏惧。”商红确凿地说。

“相信。”他们异口同声。

“人应该怎么交流呢？”商红看着他们的眼睛发问。

“不知道。”他们异口同声，一个耸耸肩，一个嘟噜了一下厚嘴，配合默契。

“你们结过婚了吗？和女友怎么交流？”

“上床。”这一次只有一个人的声音，说话者无辜地看了另外一个人一眼，另一个咯咯咯地笑，用手猛地推了一把说话的人。

“错！全错了。”

“哦。”他们不约而同发出一声哀叹。

“要俘虏一个人，记住，永远是精神控制。”商红压低了声音，加重语气，像是一个催眠大师在动情地描绘一场虚无的光景。

两个年轻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商红伸出手来，越过桌子上空，把其中一个人的脸掰正，然后再把另一个人的脸也掰正。“看着我，对，看着我。”

“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给我们催眠吗？”其中一个人提出了这样一个疑虑。

听到催眠两个字，另一个男孩一阵恍惚，商红像调老式的电视机一样重新调试好他的头。

“看着我。记住——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嗯，窗户，窗户。”两人对商红的理论非常认同，缓缓地摇头。

“要想知道对方的灵魂在哪里，就要从窗户里跳进去找！”

“对。”两人一起吐出这个字，头一动也不敢动。

“第一步就是要学会大胆地注视别人的眼睛。”商红依然死

死地盯住他们的眼睛，“要回家练，每天练半个小时，起初胆小就先对着你家的大花猫练。”

两只肥肥的大花猫趴在椅子上，肉乎乎的爪子不耐烦地挠着自己的身子，脖子上的铃铛丁零零响，慵懒极了。

猫的主人是一个胖女人，胖女人面前摆着一碗面，面的另一边坐着商红。

“一个城市就像一个海洋，外壳是不变的，但里面的海水却涌来涌去的，这里低下来，那里就高上去。对于这句话你有什么理解？”商红说。

肥婆抓着头发费力地抬起眼说：“这里的水流到哪儿去了？”

“这样说吧，世界万物都是相连的，就像你和这根青菜是有联系的。你死了会变成土，土被风一吹在空中飘荡，它们荡啊荡，散啊散，其中的一颗，哪怕算不上一颗，就算是一点点，哪怕是一点点气息染到一块地上，它挤了旁边颗粒的位置，旁边颗粒又挤了旁边颗粒的位置，一次次挤下来，就挤到了一株植物上，你现在筷子上挑的，就是那颗植物的奶奶的奶奶的奶奶，也就是说，在你死之后，她的子孙们也正在地里茁壮成长。你和这根菜是有渊源的。”

商红的眼睛忽闪忽闪，很神秘。

肥婆听了这段话，夹起碗里那根油榨过的青菜，不争气地抽抽搭搭哭起来，“我和一根儿菜都有联系，瞅着都亲，他妈的那没良心的，咋就在他身上找不到点热乎气儿呢？”

肥婆生气地用手一捶桌面，一只盛咸菜的小碟子哐的一声翻了过来。

商红伸手接住她一颗眼泪，认真瞅瞅自己的指头。

“哭，你看是因为感动哭，还是因为委屈哭，如果是委屈伤心的哭，那就有必要看看自己的心态。”商红接着问，“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位心理大师你知道是谁吗？”

肥婆眯起眼，用手指平挑着泪，怕眼影染了眼窝。“不知道。”她说。身边的两只猫此起彼伏地往桌上探脑袋，就像水上的葫芦，肥婆不停地往下按。

“一个是阿Q，一个是狐狸。阿Q被人打了，就假装是儿子打老子。狐狸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这是多高的境界！”商红软下身子来向后靠，脸上带着微笑，哲人般高深莫测，“你吃不到葡萄还说它是甜的，那不是把自己往死里欺负吗？”

“你真有文化！”肥婆眼里放光，大着嗓门赞叹，“我在你这儿脑子像长了虫子，开始动开了。今天饭我请！你别走，我还有话说，花咪，小虎，你们要亲热也得回去，别在这儿丢人现眼！”

商红瞅着桌子上翻倒的碟子对肥婆说：“你能再把它拍回来吗？”

867。

商红在本子上用力地记下这个数字，接着攥紧拳头，摆了个给自己加油的姿势。

她的车停在公园的停车场里，一上车她就从兜里摸出电话，拨给大成。

“大成，今天一天有什么事？”

“发楼盘广告的不愿和咱的人站在一起发。”电话里大成沮丧地说。

“都是公共场地，他们凭什么……行，我这就过去看。”

商红挂上电话，把手机往副驾驶座上一扔，潇洒地发动起车子，汽车拍了拍屁股，一溜烟走了。

火车站。

到站的时候，站口处立马像菜市场一样挤满了人，哑轨和耳朵几乎是被人群裹着走出火车站的，两人用绳子把行李绑着挽在肩上，大大小小一共五个包裹。踏着两双撅了头的皮鞋，裤子都吸在腿上，闪着膀子，哑轨短头发茬子，脑袋边儿上有一道刀疤，耳朵一头长发，挡住了眼睛。

耳朵用手捏开一缕头发乐呵呵地抬头看看天，说：“嗨！哥，这太阳真他娘的够亮啊！顶得上你妹妹了。”

因为两手都占着不能拍耳朵的脑袋，哑轨就脱鞋用脚蹬了他一脚，又摸索着穿上鞋，“还没见好呢就想叛变，我妹子是你说着玩的？！”

“哥，说你妹妹好还不行啊，那你也说我姐一下不就平了吗？”

“乐！乐！跟没脑子猪一样，这地儿你以为好混？”

两人好不容易走出人流，站在开阔的场子里四下瞅了瞅。太阳很亮，一片明朗，还隐约能听到火车站里女播音的声音，人流顺着各个方向乱窜，新的人又不断补充进人流中，因此出口处的人一直不见少。耳朵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指南针来，说：“还是你妹想得周到，这边感情是东，太阳咋在这边呢？”

“这死妮子还没出门就吃里爬外，也没说给我弄个。”哑轨嘟囔了一句。

这时候一个硬币从耳朵衣兜掉下来，摔在地上嘀铃铃地滚

着，耳朵跟着去追。

哑轨叼着烟不动声色地看着一张破地图，地图翻着角。“到哪儿得先知道在哪儿。”哑轨很有谋略地说。

硬币挨着别人的腿滚到老远，咕咚卡进方形砖缝里，耳朵过去趴在地上屁股朝天用手去抠。忽然发现有五六个硬币都立在砖缝里。

“哥！哥！快来！”他忽然大叫起来，“这地缝里，这地缝里净是钱！”他抬着脸，两只眼睛让头发给盖着，只露着快咧到耳根儿的一张张嘴。

哑轨却不为所动，眼睛往东瞄着，看见两个人正在人群里没事人似的走着，他又往北看看，三个人正在朝这边张望。哑轨用脚踢踢耳朵的屁股说：“快起来，把你兜里的手机拿好，这里扒子很多，别胡咧咧了。”

和火车站一样，高大宽广的体育场里今天也挤满了人，几千人的位子座无虚席，小旗在场里四处飞扬，吆喝声咒骂声不绝于耳，一块看台上几个人正在互相殴打，起因是站前面的高个子挡住了后面观众的视线。

突然体育场一阵沸腾，正打得兴起的几个人不由自主地停住手，眼睛都朝着终点方向望去。

“啊——”

随着一声大喊，耿浩冲向终点，而一直与耿浩保持平行的另一个叫做张挺的队员则一个趔趄摔倒在终点线上。张挺气喘吁吁地趴在地上，转头看着立马被记者包围的耿浩，不服气地咬了咬嘴唇。

这次冲线把体育场的气氛带上高潮，巨大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一个胖粉丝高举“耿浩耿浩，冲天一炮”的标语，并送给耿

浩一个火辣的飞吻。

刚才还在打架的高个子也跟着大家一起兴奋地跳了起来，还没落地就被后面的人一拳打中面门。

耿浩从车上跳下来，做了一个固定静止造型，张挺上前抱住耿浩，神态故作感动地拍打耿浩的背。越来越多的记者冲过来，镜头对准耿浩。耿浩收住动作，安抚地拍了一下队员的背，推开张挺面对镜头，“等——等——”

耿浩扇着两膀子，示意所有的记者跟着自己走，耿浩迈着史诗电影里主角凯旋时悲壮豪迈的步伐，而此时他的师父正独自一人站在远处，他穿着黄蓝相间的教练服，胸前吊着几十年一直在吹的口哨，脸上带着不好意思的笑。耿浩拽着膀子走过来，一把把师父揪过来，眼窝里滚着泪，他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一把搂过师父，一边大力地拍着师父的胸脯，一边教训正对着他一阵猛拍的记者：“别光拍我，拍我师父啊，我能拿冠军，那是我师父牛逼。那训练方法，有效，就一个字——打！往死里打！”

师父扒拉下耿浩的手，“别瞎说。”

当记者们追着耿浩和师父拍照的时候，师父的眼睛却一直没有对正镜头，他的视线越过纷纷乱乱的人头和相机，一直停留在远处的裁判席上，似乎整个精神都汇集在那个点，这时候，从裁判席上走出一个人，跑向解说席。

耿浩还在兴奋中，“……我们以前苦呀，一直没房住……”记者们却忽然转身围向了张挺，耿浩还在继续唾沫横飞，师父深深地吸了口气低声说，“别得瑟了。”见耿浩没有停嘴，又反手给了耿浩一脑瓢。

不知所以的耿浩迷茫地抬起眼目光转向大屏幕。大屏幕上正在回放冲线瞬间。裁判们围在一起做技术裁定。终于一个裁判起

身示意。

一直被冷落的张挺一脸明星范儿地高举起了双臂。

二

“耿健将，这个金牌本来就应该是你的，我看着你一路领先的。”耿浩刚从领奖台上下来，就被一个穿一身皱巴西服的人拽住了，他手里捏着一个银行的信封，背一个破背包，一脸笑容地跟在耿浩后面。

耿浩脖子上挂着银牌，嘴里嘟噜着：“金牌就二十万，哼，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耿浩健将我也有个代言给你。”皱巴西服一直跟着。

耿浩低头拆着二等奖盒子上的包装说：“你咋不找金的。”

皱巴西服笑得更加虔诚，用手给耿浩摘掉肩上的一根草，“银的更好！最重要的是我看好你！”他倒退着，堆着一脸笑把耿浩迎到一间更衣室里，“耿健将，请来这站。”

他让耿浩站在破摄像机前，耿浩对着镜头摆造型，“肾白淫鹿茸糖浆，尽显男人阳刚！肾白淫一开，好事随便来！耶！”

说完，耿浩“砰”地打开瓶盖，一仰脖喝了一口。

皱巴西服从破摄像机后面冒出头来，“好！不愧是耿健将，有风度！”

耿浩说：“少说废话，钱呢？”

皱巴西服递上银行信封，耿浩从袋子里抽出来刚要数，门被一推推开，见师父风风火火地进来，耿浩急忙将钱塞到屁股兜里。

“干啥呢？谁允许在这采访的？别拍了，赶快走！”师父不耐烦地瞅着皱巴西服的破机器说。

皱巴西服用手绢擦了擦鼻尖，向师父哈腰笑了笑，回身收了机器一溜小跑，消失了。

耿浩把运动衣系在屁股上，挡住钱，神情轻松，“你看你，又吼人家。有好事都让你给吼走了。”

师父回头给了他一脸瓢，“少得瑟！快去尿检！”

耿浩不服气地摸着自己的脑袋。

城市上空刚下过一场大雨，现在还有零星的雨点，湿淋淋的地面上布满了被雨打落的叶子，有些叶子浮在脏兮兮的积水水面，风一吹，就一溜烟地在水面上窜。

耿浩和马教练蹲在门口已经很久了，耿浩一会儿看看手里那张红头处罚通知书，一会儿看看体育局门口挂着的崭新的标牌，只是一直不敢看在他身边的师父，师父打着伞站在体育局门口的边上，一直探着身子往里张望。

体育局门开了，一个领导走了出来，师父赶忙双手举伞迎了上去，“领导，领导……”他挪着碎步在旁边给领导撑着伞，“不能让耿浩禁赛呀！他是块少见的好料，真有天赋，能出大成绩的……他是被人害的呀……”

领导下了台阶，师父举着伞也跟着走下台阶。

领导望着远处正开过来的车，漫不经心地说：“这个节骨眼上出事，是顶风作案，是以身试法。每个查出来的都说自己是被冤枉的。你们说自己冤枉，拿得出证据吗？”

耿浩一直支棱着耳朵听着，这会忽然站起来大声说：“什么他妈的证据，我就是证据，我的良心就是证据……别人我不知道，我就是冤枉的，我就是让人给害了！”

马教练吼耿浩：“闭嘴！脑子是白长了，咋就骗你不骗别人！”

耿浩只好闭嘴。

领导继续看着车慢慢开过来，师父掏出那个肾白淫鹿茸糖浆的瓶子给领导看，还在继续解释：“我们找了，人早跑了。”

领导开始没有理会，过了一阵又忽然想起什么来：“对了，银牌带来了吗？按照规定必须罚没。”

耿浩在一旁急了，从脖子上把银牌一把摘下来，捏在手里，“破银牌，你当我稀罕呢？我给你！可说我服兴奋剂就是被冤了！”

耿浩说着，气愤地把银牌扔进了水池里。

老马走过去拍打耿浩，“干什么你！给我捞出来！”

耿浩梗着脖子，“我比赛之前就没喝那东西，这银牌就应该是我的，他们凭什么没收……”

车开到脚边，体委领导打开车门上车。

师父顾不得理耿浩，转身继续追车，还想说：“领导，领导……”

领导摇下车窗对老马说：“马教练，这事情严重，自己保重吧。”

车窗摇上去，车开走了。

看着远去的汽车，师父绝望地呆立在那里，雨伞缓缓地落在脚下，四周仿佛一下子变得寂寂无声，只有雨声往耳底渗。耿浩悄悄走过来拉师父，“师父我跟你说话，你和他们说也白费，我说了带钱你不让带，你看，傻了吧？”

呆立着的师父慢慢把视线移到耿浩身上，忽然举起瓶子劈头盖脸地往耿浩头上砸过去，瓶子在耿浩头上四散碎开，破碎的声

音在雨声里显得特别清脆，师父嫌不解气，又脱下皮鞋对着耿浩一阵乱打。耿浩被打蒙了，抱着头蹲下来。师父无力地停下了打耿浩的手。

师父失神地挪到水池边，伸手把银牌从水池里捞了出来，被水洗得锃亮的银牌映照出师父的脸。他的脸上此时老泪纵横，肌肉不住地颤抖着……

雨骤然间大了起来，雨水狠狠地打着耿浩和师父的脸，失魂落魄的师父一个不稳，跌进了水池里。

大雨倾盆。

三

从白花花的阳光里，一辆吱呀破响的三轮车慢慢钻了上来，耿浩骑着租来的人力三轮，脖子上挂着一个背包，车兜上面堆放着盆盆罐罐、零零碎碎的家具行李，最顶上倒扣着辆自行车。师父在后面一手护着东西别掉下来一手吃力地在推着走，嘴里正在说：“你要是条娃娃鱼，就得离水近点，别以为自己是只猴子能上蹿下跳。”

耿浩一边摇晃着身子蹬车，一边应答：“反正那房子漏水，楼价也不低，还没太阳，跟搞地下工作一样。”

三轮车绕过一个旧的体育场，那正是耿浩曾经比赛过的地方，他们忍不住扭头往里看去，宽大的场子如今显得很空，中间的草地看起来很久没有人修理过，风一吹，草摇摇晃晃，像耿浩蹬车时的身子，有些地面是光秃的，场子里有一些不易察觉的尘土飘荡着。

耿浩懒懒地在嘴里嘟噜着：“糊涂老头。”

他们绕过旧体育场的后门，骑进一条窄长的巷子，过了几个

门牌号，一幢六层小楼出现在眼前。路边一个老太太正打孩子的头，“考试抄别人的你也不会抄！”孩子无辜地往这边看。

耿浩下了车，师父把脖子上的哨子取下来，把线往哨子上缠了几圈儿后，认真地放在衣兜里。他一件件地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搁在地上，耿浩则一件一件往上搬。从六楼发出刺耳的钻头打眼的声音，“噗——”一个白色的墙粉袋子朝着垃圾墙扔了下来。

嘟——嘟——嘟——

一到晚上，当哨子响起来的时候，不管耿浩在哪儿，他都得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爬起来下楼，拐过巷子从体育场后门跑进去。马教练此时正威严地站在这场子里，眼盯着秒表，嘴里叼着哨子，身边放着自行车。

“迟到一分钟罚五圈儿。”教练说。

耿浩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说：“马达年教练，你就放过我吧。”

有时候耿浩会训练到深夜，单调的哨子声在偌大的体育场里回响，耿浩的汗水在跑道上画出一条转瞬即逝的印记。

耿浩的冷冻车在一条巷子里停下来，这里是最繁华的小吃街，天南海北的各种特色小吃都聚集在这里。耿浩从冷冻车上下来，打开后备厢，从里面搬出两箱海鲜。保安摆着谱，大爷般地走过来，“别在这边放着，这儿不许放车。”

“你说不让停车，那里面的货怎么送进去的！”耿浩不听他多说，“咣”地一关车门就走。

保安被他这句话敲了一记闷棍，一时间说不上话来，只知道用手指着耿浩。

“喂？！你……快回来啊，要不罚款！”保安在后面赶着说。

街两边的店子都不大，门口搞得花里胡哨的，有的还弄成中国牌楼的样子，门口的老板却戴一瓜帽，粘两撇小胡子。这边吆喝台湾小丸子，那边叫唤羊肉泡馍，这里白水羊头，那里油面窝窝。往里走更热闹，吃烧烤的人都在外边站着，这一簇那一伙的，反正是步行街，除了墙上不能走，哪不能过人呢？这边一群人聊得开心，捂着嘴哈哈大笑，那边小青年正贼眉鼠眼地看旁边时髦女人的屁股，还有些卖小手饰小物件的，提搂着东西东走西串地混在青烟雾气里，晃荡着中国结，拨弄着小铃铛，一只塑料狗被人拽着脖子跳着在地上走。

耿浩搬着两箱海鲜从人群里过，嘴里一直吆喝着，旁边一个女人正从衣架上拿出一件睡衣往身上搭，那股劲是做给旁边的老外看的，她潇洒地往外一甩头发，头发都扫到耿浩肩上了，吓得他赶快歪脖子，箱子也在身上换位置，没等调整过来，这边自行车轱辘又顶着他的小腿了，他很横地骂一句，左躲右闪，最后还是把一个小伙子的嘴给扎着了。

小伙嘴里吐血，挝着腰往外唾，后面两个后生过来二话不说就要挥拳开打，耿浩赶快放了箱子，嘴里骂着：“以为仨人就厉害，你以为我是谁？遭哪都倒霉？！”

破嘴的后生忽然拦在中间用胳膊挡住他们，低着头也不看耿浩，“你刚才说我们以为你是谁，那你说说你是谁。”

破嘴后生的表现让人更觉得有戏，人们纷纷围上来，大眼小眼地都瞪着他们。

耿浩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搞得不知道要怎么招，只是毫无底气地冒出来一句：“我是谁？我，我，大爷我爱是谁就是谁，你们管得着么！”

站在周围的人显然觉得这话使人失望，丢了个包袱却只是张包袱皮，顿时一阵哄笑。

破嘴后生往后退了一步，安静地说：“继续打。”

从后面又上来了两个人，这个抄凳子，那个搬桌子，一个个都像混世魔王，对着耿浩就是一阵“劈里啪啦”。

“他妈的，你们怎么不带手榴弹来啊，五人打一个！”人们只听到耿浩吼了声，他的身子却被严严实实地挡在了人堆里。折腾了半天，除了看见不停飞起的拳头和腿脚，他的头根本没机会露出来。

忽然，一个瘦干的人出现了，他长着一副八字眉，两眼无神，背还有点驼，腰上系着围裙，手里平端着一把扫帚，他从人缝里插到耿浩的旁边，侧背着他说：“耿健将，我以前是击剑队的，他们外行不认识你，别见怪。”

人们看他拿着扫帚就想逞英雄，又是一阵哄笑。

不过五秒钟之后，那五个人已经在地上躺出了一个好看造型。

被揍了一顿的耿浩龇牙咧嘴地开着冷冻车回家，道边儿的路灯一排排亮了起来。他趁着前面没啥车，抓起一个纯净水瓶子拧开盖，却发现里面没有水，他气恼地把瓶子往旁边一丢，腰却因为这个动作一阵剧烈地疼痛，耿浩骂骂咧咧地把车开过大街，路边闪烁着霓虹招牌，三三两两的人在路边走着，一个肥婆横过马路，手里牵着三只猫慢悠悠地在路中间走着，耿浩把头伸出车窗向肥婆大叫：“你以为都是开车高手啊！”

肥婆扭过头理直气壮地说：“你没看见这只小的是它们刚下